

冷劍烈女

司馬紫煙

金蒲孤一笑道：「不換也不成，他們都被劉素客擄去了，少林掌門明性大師已成殘廢，武當青水道長與陰山派的化雲表先後身死……」

李青霞簡直不能相信。
金蒲孤又輕歎道：「這些都是我親目所睹的事，而且他們的死傷都與我有關！」說著又將自離開青蓮山莊，到劉素客的萬象谷中的情形約略說了一遍，這下子連黃鶯在內都聽得目瞪口呆。

李青霞聽完後才駭然長歎道：「真想不到武林中會生出這麼大的變故，也真虧有金大俠力挽狂瀾……大俠忙累了好幾天，妾身等也不敢多作打擾，二位請好好休息一下，明天妾身恭陪二位暢遊西子湖……」

金蒲孤方自道謝，卻見那先前守夜的夥計又匆匆忙忙地趕了上來問道：「總鏢頭，外面來了好幾個人，說是要找金大俠！」

金蒲孤微微一怔道：「我們來到之地十分秘密，怎麼會有人找上門來了？」，夥計毛三懾懾地道：「這個小的不知道，他們的氣勢兇兇，好像要找金大俠麻煩的樣子？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。
李青霞怒形於色道：「是那一個有這麼大的膽子，我看看去！」

說著正要出去。毛三卻囁囁地道：「總鏢頭，您還是不要出去吧，他們都是您的熟人，說是知道您的處境，才請金大俠出去會面，不使您為難……」

李青霞怒聲道：「胡說！我的朋友那個不知道金大俠對我之恩天高地厚，怎會做出這種混蛋的行徑！」

毛三囁囁地道：「他們的確是您的熟人，小的認識其中一個鐵傘先生邵浣春……」

金蒲孤笑笑道：「原來是他，還有兩個呢？」
毛三想道：「一位大姑娘說是姓石，還有一個是老年人，一大把白鬍子……」

李青霞微愕道：「我知道了！可是他們怎麼知道金大俠委在我們這兒呢？」金蒲孤大笑道：「那還用說，凡是我的仇家，劉素客一定會引為己用，也祇有劉素客有這麼大的神通，能算出我來到此地……」

李青霞表示不信道：「邵浣春與石慧對大俠固未能釋然於懷，但也不至於為劉素客所用吧？」

金蒲孤笑道：「出去一問便知端的，不過總鏢頭的確不必出去多惹麻煩！」

李青霞慨然道：「邵石二人與我切如深交，而且他們若是真與劉素客勾結一氣，我

也不能放過他們……」
金蒲孤見她表示得如此決裂，倒不便多說什麼，幾個人欣然向前走去，李青霞忽作憂聲道：「那個老人假如是石意的師父長白老人呂子奇，倒是不好應付，此老的武功高不可測，手中十二枚金錢鏢尤其獨步人間！」

金蒲孤傲然道：「這個我倒不在乎，劉素客不會武功，十大門派的掌門人照樣被他制得束手無策，可見武功並不能決定一切！」
說著幾個人已走到店中的大廳中，果然瞧見石慧邵浣春伴著一個高大的老者，氣兇兇地坐在廳中，見到金蒲孤之後。

石慧首先叫起來道：「姓金的！果然是你在這兒？」

金蒲孤冷笑一聲道：「你們到此地指名找我，可見早知道我在這兒了，何必還裝模做樣呢？」

這時那高大老者已站起來道：「老夫呂子奇！」

金蒲孤冷冷地道：「你來幹什麼？要是你為了石廣琪之死來找我償命，我還可以原諒你年老無知，假如你是替劉素客作走狗來找我的麻煩，我可要對你不客氣了！」

呂子奇氣得直吹鬍子叫道：「小輩！老夫聽說你恃才傲物，心中還不太相信，今天見面之後，方知你確實是個狂妄之徒，你既是武林中人，怎麼連敬老尊長的規矩都不懂！」

金蒲孤哈哈一笑道：「在下箭誅十六兇人，他們每一個都比我年長，照你的規矩說來，我豈不是成了個殺上的罪人了！」（一一七）



周芝嫻第一眼就很喜歡這個女孩子，長得漂亮、能幹、又識大體，出身好卻沒養成半點嬌縱之氣。

「當然可以。」
歐嘉芝點點頭，被長輩叫「歐小姐」，她自己也就覺得怪怪的。

「記得我們第一次見面，是在醫院對不對？你現在比我上次看到時，整整瘦了一圈。」

「嗯……可能是因為六月是結婚旺季，店裡比較忙。」祇有她自己知道，這祇是官方說法，卻不是主要原因。

「原來如此。那歐院長最近好嗎？上次我到醫院想拜訪他，但聽說他去度蜜月了。」

「嗯。我爸跟我阿姨前陣子出發去環遊世界了，再過幾天就會回來了。」爸跟阿姨公證結婚後，在她的煽動之下，終於決定好好休息幾個月。

「等他回來，麻煩你替我轉告，改天我會帶我兒子親自去醫院拜訪他。」仲鳴能醒，歐院長功不可沒。

「我會的。」歐嘉芝允諾。

「媽，我們可以走了。」換好衣服的辜仲柔急忙走了出來，再不走，她重要的午餐之約肯定會來不及。

「好吧，嘉芝，那我們先走了。」周芝嫻從沙發上站了起來，拿起了香奈兒手提包跟女兒一起離開。

「兩位慢走。」

跟助理把兩位貴客送出門後，歐嘉芝回到辦公室，看了下手錶，趕緊把東西整理完，提了袋子又走了出去。

「小雅，我中午跟朋友有個重要的約會，可能晚一點才會回店裡，有事情打我手機。」她跟助理交代完後，便匆匆離去。

推開義大利餐廳的玻璃門，在 waiter 的帶領下，歐嘉芝選了個靠窗的位子。

昨晚在 msn 上，已經好久沒上線的

Lisa 約了她共進午餐，她說有好消息要親口告訴她。

今天是她們認識以來，首度見面。

「我等人，待會兒再點餐。」

遣走了 waiter，她托著下巴，望著窗外的炙熱陽光，原來，已經八月了。

距 Gordon 消失不見的那天，已經過了足足半年了。

那天，她從黃昏市場抱了一堆菜跟肉回到車上時，就沒看見他的蹤影了。原本還以為是 Gordon 睡飽太閒在捉弄她，故意用失蹤這一招來跟她開玩笑。

結果，一天、二天、三天……過了一個星期，又過了一個月，他始終都沒有出現。

那陣子祇要一下班，她就瘋狂飆車回家，一整個晚上都盯著那棵他送給她的黃金風鈴木發呆，活脫脫像個傻蛋。

那種像傻蛋般的自己，直到忙著籌備爸跟阿姨的婚禮，及六月結婚旺季的來臨時，才稍稍好了一些。

為什麼自己要為那種出現短短一陣子，然後又不告而別的傢伙搞得像失戀一樣？

哼！如果他還敢再回來，就不是一棵黃金風鈴木可以讓牠消氣的事了。

「Helen？」

突然，歐嘉芝聽見有人在喚自己的英文名字，循著聲音回頭，她看見一張陽光四射的笑臉，頓時愣住。

「你是——Lisa？」（二十六）

天使花嫁

陶米

於是鶴子透過雙親將她的決定轉告要藏。
要藏一聽樂不可支，立即將鶴子從倉庫放出來，安置在田治家的雕館裡、並且送給她許多昂貴的和服、髮飾，而且寸步不離，整日纏著她，愛撫她的肉體。

要藏的情慾像永元止盡的深淵，不是一般女孩子所能承受得了。
鶴子忍無可忍，幾度逃離他，結果卻刺激他再度發狂，向無辜的人動粗。

村人非常恐懼，紛紛向鶴子哭訴，最後鶴子祇好被迫又回到要藏的身邊。

就在這來回折騰之間，鶴子懷孕了，不久產下一名男孩，要藏大喜，將小孩命名為辰彌。

小孩出生之後，鶴子還是經常抱著小孩離家出走，因為要藏的情慾不但有增無減，他還認為鶴子生了小孩之後，就是完全屬於自己的女人，因此對鶴子的求愛更顯瘋狂。

過了不久，村人們終於發現屢次使鶴子鼓起勇氣逃離要藏性凌虐的真正理由。

原來鶴子以前有一位山盟海誓的男友，名叫龜井陽一，是位小學的訓導老師。
由於他是從別的地方調過來的，對這地區的地質非常感興趣，經常外出探勘鐘乳洞，兩人常因此利用尚不為人知的鐘乳洞穴偷偷幽會，因此他們的戀情一直保密得很好。

但是紙終究包不住火，事情終於被校人發現了，在閉鎖的農村裡，村人們閃來無事最喜歡說長道短，當他們逐漸明瞭鶴子和龜井過去的戀情之後，更繪聲繪影地傳說辰彌的出身有問題。

「辰彌不是田治兒少爺的小孩，是龜井的小孩。」
鄉村小鎮的風言蜚語，不假時日便傳進要藏的耳朵。性格強烈的要藏，愛的時候像熊熊的烈火，相對的，嫉妒之心也非常人所能比擬。

他一把抓住鶴子的頭髮，將她毒打一頓，再將她剝光身子，用冷水潑灑。

不僅如此，還將平日幾乎含在嘴裡嬌寵的辰彌脫光衣服，用燒紅了的鐵筷燙他的背和大腿。

（再這樣下去，不但自己會死在要藏的手裡，恐怕連小孩都會被殺掉。）

鶴子越想越害怕，於是下定決心再度抱著孩子離家出走。
她躲在娘家兩、三天之後，間接從旁人口中聽到要藏對她的離去非常憤怒，心中更生恐懼，於是又逃離娘家，躲藏在姬路的親戚家中。

鶴子離去的四、五天之內，要藏不斷地喝酒靜靜等待鶴子回來。過去鶴子祇要離家兩、三天之後，總是會由雙親或是村裡的代表帶回來向他道歉。

然而這次五天、十天都過去了，鶴子依然不回來，這時，要藏的焦躁逐漸轉變為瘋狂，兩位姑姑和妻子都不敢靠近他，甚至連村人見到他都不敢吭一聲。

最後要藏瘋狂的舉動終於爆發了。那是晚春時節，一個還需要火爐取暖的四月下旬的深夜。（四）

聽月樓

作者：佚名

夫人明知是庸夫的女兒無恥在那裡作怪，不便細言，祇回他一個：「日後自知。且講正事。你是一人出來的麼？」宣生道：「我是帶了兩個書僮跟隨，在那邊不知往哪裡去了。」夫人道：「少不得叫人過去，代你找來。此刻想必腹中餓了，酒席備不及代你接風，快取茶果來！」丫環答應自去。少刻端了來，又是一壺細茶，就在卷棚內擺下桌子，將六碟茶果放下，斟上香茶，送至面前。宣生一面吃著茶果，一

面問夫人道：「姨丈可在府上？」夫人道：「今日絕早就帶了鳴玉往田上收租去了。你今日這等打扮不必會他。你是奉旨完姻的，諒你姨丈不能抗旨。我這裡辦了些粧盒，不成意思，你也不要笑話。你祇管明日坐轎來拜姨丈，送吉期過來。媒人裴公又不在這裡，你家又無人幫辦，凡事省儉些，我這裡也不怪你。」宣生道：「承姨母美情，小侄感激不盡。」夫人笑道：「以後不要這等稱呼！」宣生笑道：「那個自然。」夫人便叫人過去找宣生兩個書僮。那邊回說已去久了，不在這裡。夫人點頭。宣生知書僮必是回去報信，帶累家人不放心，吃了茶果，忙告辭起身。夫人打發家人備了轎子，送宣生回府。衆家人並書僮見主人回來，方才放心。大家向前請安，問明主人在哪裡。

宣生一面重賞柯府送來的家人、轎夫，打發回去，一面將誤認太僕、錯逢醜婦、困在園中，祇得踰牆到了柯府、會見夫人的話說了一遍。大家聽說，俱笑個不住。此刻家人等俱稱宣生為老爺，不敢以公子相稱。

宣翁過了幾日，坐轎帶了家人到柯府去拜太僕，面稟其事。哪知柯爺因有前事在心，並不出來一會。祇叫兒子鳴玉陪他到後面去見夫人。當著鳴玉，言明奉旨完姻之事，望乞轉達夫人。鳴玉答應，夫人忙叫廚下備酒，款待一日告辭回去。夫人與鳴玉等晚上向柯爺說宣府完姻之事，柯爺道：「我都不管，隨你們怎麼辦！」夫人聽了，由不得肚內好笑。

按下柯府之事，再言宣爺回府，因想媒人裴公未來，又有一道旨意還要開讀，並學士一副官誥，是要媒人送過去的。想來想去，就想到地方官可以做得媒人，便托了建昌縣做了大媒，捧了旨意並官誥、迎娶日期到柯府。此刻柯爺見是聖旨，不敢不出來，擺下香案跪接。

聽縣官宣讀旨意上無非敕封柯寶珠為三品恭人，擇吉與宣學士成婚的話，柯爺謝恩，站起將聖旨請在家堂供奉。官誥、吉期及宣府禮物都收於後邊。一面賞賜行人酒飯喜包，一面致謝知縣，款待筵席，熱鬧一日。柯爺很不耐煩，這話不表。（六十六）

神機妙算張太乙

張天師64代再傳人

鑽研 子平八字 45年 三元風水 經驗



太乙網址：tai-i.com

精選（陰宅、陽宅）風水可補運

化解 { 經濟 婚姻 健康 } 危機

個人生涯規劃（人生地圖）

詢問電話：(626)255-0558

9909 Marshall St., El. Monte, CA91731



聖路易新聞電子報

不斷的進步與更新，更多、更優的服務是我們不變的目標

十六版週週上網，廣告效應無遠弗屆，再也不會錯過

與全美各大城市中文電子報連線，立即查閱全美華人僑社動向

請上網：slcj.us

電話：314-991-3747 傳真：314-991-2554 e-mail:slcj@slcjmail.com